

红尘风月

一场哀婉悲沧的爱情故事

王夫里 / 著

线装书局



书林文苑第6辑

红尘风月

王夫璽 著

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尘风月 / 王夫里著. —北京:线装书局,
2013.7

(书林文苑第6辑/书林主编)

ISBN 978-7-5120-1046-8

I. ①红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4344 号

红尘风月

著 者:王夫里

责任编辑:张媛媛 孙嘉镇

排版设计:秋 水

出版发行:线装书局

地 址: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(100009)

电 话: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www.xzhbc.com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宏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10

字 数:260千字

版 次: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000册

定 价:29.90元

前言

《红尘风月》一书，刚刚成型，尚未送给编辑部时，曾给朋友和同事们看过，他们看了以后问我，书中的主人公吴琼是不是你呀？

我说：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一则，我没被打成过右派；二则，我没当过副行长或行长；再说，我也没有人家吴琼那样出众的才华，渊博的学识，更没有他长得那么帅气。我只有呆气和傻气。

其实，无须质疑，任何一部作品里边的诸多人物中，没有作者的足迹，那也不实际；如果说，某个人物就是作者本人，那也不真实。再说自己觉得自己也没有可宣扬的地方。但是从作者对这部作品的倾向和观点看，要影影绰绰能发现作者的影子，那才是比较客观的。

《红尘风月》写的是一个哀婉悲怆的爱情故事。

故事中的每个人物，都是作者在几十年的生涯中，亲历亲见。他们有的与作者是同学、同乡、朋友、或同行、同伴、同僚。总之，没有一个素不相识，硬把人家拉进作品里来的。

这些人物，虽然地位不同，职业不同，都是有名有姓，出场的三十多位人物，几乎都有其不可或缺的位置。不论每个人物所占笔墨多寡，也都有其自身的作用，虽然他们处境不同，命运不同，在工作或生活上，有的相互依靠，相互牵连，相互冲撞，不同的角色，出现了不同的结局。这也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和必然。

作者试图通过对吴琼，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，荣辱沉浮的描写，反映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兴衰史迹。

特别是想通过正面描写吴琼的妻子付玉英，这位美丽、善良、高尚无私的女性，来歌颂纯情和忠贞，针砭现实的丑恶。弘扬理想中的道德精神，尤其她那美好的心灵，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，不是一般女性能够做得到的。

更有那可歌可敬的罗书记、冯副县长、老行长、桂林和刘行长等一些，他们为了真理，为了正义，敢于披肝沥胆，无私无畏，甚至忘我，他们是一些有高度责任感的国家工作人员，尽管那时国家处在百废待兴，可人们从他们身上，能看出了希望，看见了光明。

与这些正义者们相比，万云、马丽、艳艳、啊坚和于森等人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丑，他们是那样的渺小，那样的令人反感和可恶。可这些人只要有人群的地方，还少不了他们。

故事里，人物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，实际是紧紧相连的。但奈于作者的文字水平和写作技巧欠佳，终极没有达到那样理想的境界。这只能寄希望于朋友和读者们，在阅读过程中，予以点评和指谬了。

仅以此书献给曾经在那个风云岁月的年代里，受过苦难，或为之而战斗的人们。

作者

目 录

前言	1
正文	1
后语	311

生于战乱家贫寒，
苍天着意戏儿男。
纵然聪慧和俊秀，
孔孟之堂难登攀。

穷则激起男儿志，
一张白纸谱新篇。

.....

这首歌谣在这里仅录几句，它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，在靠山集村广为流传，是一位老学究为一个从苦难家庭出生，带着故事来的小男孩而作。

那是1934年3月2日，也就是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，在这个狗年的夜半子时，在华北的大平原上，一个紧挨着山根儿，叫靠山集的村庄里，也是一户非常贫困的人家里，不声不响地降生了一个男婴，用庄户人家的话说，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这个男婴生得虽然不是惊天动地，却也有着一些传奇。

在这个男婴降生的第二天，接生婆李奶奶就到四街八巷传扬开这桩奇事。她说：“邪了！邪了！真是邪了！我给人家接生快三十年了，还没碰见过这样的邪事！”听到这话的人都赶忙追问：“啥邪事？快说说。”李奶奶说：“你们谁见过小孩子一下生就带着白生生的两颗门牙！不啼不哭，总是咧着嘴嘿

儿，嘿儿地笑，而且他一笑又总是一连三声！”李奶奶唯恐人们不信，临了，总要跟着一句，“不信，你们就到后街刘财主家的场院房看看去。”

靠山集村虽有多户人家，而吴家却是个独姓，是属于穷得掉渣儿，穷得叮当响的一户人家。民国二十二年，小日本占领了东三省，到处奸淫烧杀抢掠，吴有才为了保护刚结婚的妻子，就领着她往关内逃难。因此落到了这个村子。也是两口子为了活命，长年累月地给村里的刘财主家白吃饭白干活，起初，刘财主没想收留他们，一听说男的叫吴有才，心说，你叫吴有才，我叫刘有才，你正好给我白干，我留下你肯定我有财。于是就让他们住在了他家的场院房里。据说这两口子已经结婚二年，媳妇尚未开怀儿。不知是咋回事，今年却生下个大胖小子！丈夫吴有才是穷怕了，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吴穷，心意是儿子长大以后不再受穷，再不给人家当牛做马。

其实，按那年月、那社会，像吴有才这样人家生个孩子，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，还不如富人家圈里添只小羊羔受人重视。可经过接生婆到处这一嚷嚷，特别是人们亲眼看了以后，各种各样的故事就随之编造出来了。真比各种演义书上说的，什么青埂峰下顽石转世；东大山上的石猴儿跑到民间投胎；白虎星下凡变成薛仁贵还离奇。

一时之间，靠山集村为吴有才家这个男婴的出世，闹得沸沸扬扬。最后还是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，依他的见解平息了这场议论。这位长者捋着他那白花花的胡须说：“自古贵子出寒门，我看吴家这孩子的出生，是个好兆头。他先天带来两颗门牙，是早成熟早懂事早成长的表象。这孩子来历不凡！将

是国家社会的栋梁之材；再说这孩子的乐嘛，也不难理解。历来，国家凡有大的变迁，都会出现异象，你们看，本来小日本侵占咱们中国就是杞夫憾树，自不量力。只在华北的台儿庄、平型关和娘子关，他们就已经连吃三大败仗，这小孩子连笑三声，不就是应验了吗！连刚出生的婴儿都笑小日本无知无耻，你们想它还好的了吗？中国必胜，小日本必败这是最终的定数，不信你们就等着瞧吧！”老者的一通宏论，说得大家连连点头，颌首称是。谁再也无言可辩了。一场议论从此平息下来，也就从这时，人们对吴家这个小男孩的成长都开始留心来。

伴随着小吴穷的出生，也就是围绕吴穷的人生之路，它就像一部电视连续剧，便在靠山集村连续上映了！

小吴穷刚到一岁，长得如同麒麟送子画上的胖娃娃一般；两岁就满处跑；三岁啥话都会说了。都说这孩子特懂事，像个小大人似的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悠悠。一转眼到了一九四一年，小吴穷已经长到八岁。是该上学的年龄了。

靠山集村离县城三十里路，县城是敌占区，这里是解放区，也是拉锯区。这一带，白天日本鬼子或伪军，接三不六，来清乡扫荡。夜里武工队或游击队来宿营或搞抗日工作。村子里闹得整天人心惶惶，孩子们没有学校上学。有孩子的人家，急得抓耳挠腮，可庄户人家谁也不愿把孩子送去县城上洋学堂，学日语受奴化教育，长大变成“二鬼子”，但又怕把孩子耽误了，因此，大家就推举出村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，为学东代表，由他操办起一个私学堂。老者从外边请来一位清末翰

林老先生教私塾，这私学堂一年分两期办，学生根据自家条件，可以全学或半学。学东代表与老先生搞定：春夏这一期，每个学生交二斗小米五元钱学费（秋季孩子要帮家里干活，有的家里不愿让孩子上学）；冬季为一期，每个学生交一斗小米两元学费。这样，村子里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，都能上学了。而吴有才虽然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吴穷，心想儿子长大后就不再受穷了，可眼下依然还很穷，即无米也无钱，交不起学费，小吴穷仍然上不了学，急得吴有才团团转，整日唉声叹气！

那年是一九四四年，小日本在太平洋战势越来越失利，又急于想吞并中国。想以中国为基地做依托，再侵占亚洲其他国家。不成想在中国的华北战场上，就遇上了八路军的顽强抵抗，连连受挫，进展缓慢，于是就气急败坏，到处疯狂地找八路军或游击队出气，还利用汉奸通风报信残害地方抗日分子。

忽然一天傍晚，一个班的日本鬼子和一小队伪军，把靠山集村团团围住，一个日本军曹和一个伪军小队长，带领十多个上了刺刀的士兵，挨门挨户搜捕吴有才，折腾了几个小时，也没捉着吴有才，敌人多次考问折磨他媳妇，她一口咬定说她丈夫回关东老家去了，弄得敌人垂头丧气，无计可施，不得不集合队伍往回返。刚出村不到二里地，就被游击队给打了伏击，那个日本军曹和他的坐骑被地雷给送上了西天，伪军小队长也丢胳膊少腿，剩下少数几个活着的敌人，都乖乖举手当了俘虏，给这几个俘虏训话的人正是吴有才，幸亏他们谁也不认识吴有才是什么人，只把他当成八路军的官儿了。

吴有才从那天起，在靠山集村也就没了踪影，大家对这七说不一。有人说吴有才早就是共产党里的人；有人说吴有才以

给刘财主家干活做掩护，早就暗地里干着抗日工作。就在吴有才失踪的第二天，刘财主的老婆子问刘财主：吴有才不来干活了，还要他媳妇在这儿吗？

要！怎么不要，而且还别让她干那么多活了，要多照顾她一些。刘财主问老伴：你懂吗？

刘财主的老伴摇了摇头，有点不解？她随之又问老头子：“那残羹剩饭还给不给她儿子吃了？”

“给，怎能不给，不但要给，还要给好一点的呢！”刘财主说得斩钉截铁。

刘财主的老伴越法不解，两眼紧盯住老头子，显出满脸的疑惑。心里好像在说：“这死老东西怎么犯开傻了？”

刘财主见老伴还是迟钝，便不耐烦地挥挥手：去！去！去！照我说的办。他老伴仍然迟迟疑疑。他深知老伴是个不轻易舍财的女人，街坊都叫她“财迷精”，“老扣儿”，他便急赤白脸地说：你怎这么糊涂，怪不得人家说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，你就没看出这世道来，刘财主随即把拇指和食指作个八字状说：人家（指吴有才）上那边去了，（意思是跟八路军走了），若有朝一日回来，一看咱们慢待了他的老婆孩子，能不恨咱们？财主婆这才点点头说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便出去了。

小吴穷虽然天天吃他妈从财主家端回的残羹剩饭，穿的是人家孩子穿剩下不要的衣服，但身体发育得特别健壮，长得一天比一天俊俏，身材细高，脸蛋儿圆乎乎、红润润，总是带着一脸迷人的笑容，气质非常好，都夸这孩子长得像水葱似的。八岁却显得很懂事了，对读书有着特殊的渴望，他深知家无分文，在父母面前一字不提想读书的事。但他自己心里却一刻也

不停地盘算着怎样才能读上书，他虽然没能入学，却天天到学堂去，学生们一上课，他就趴在窗台外，看屋里老师怎么给学生上书（老师给学生上课，叫上书），看学生怎样读书。

私学堂的教材是四书五经，按其顺序初级阶段应该是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；中级阶段是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和《千家诗》；高级阶段是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礼经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和《吕氏春秋》等等，才学好的学生，还可以附带读《五言杂字》、《六言杂字》、《弟子规》等杂书；女学生还可外加《女儿经》，总之，都属孔孟之书，按老师安排这些书目，读下来大约得十年时间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十年寒窗吧。

小吴穷坚持一天不拉，每天早早就到学堂里去，他在窗台外听先生给学生上书，听学生自己读书（先生上完书，学生回到座位上先读后背），他越听越觉着有趣味，越听越觉着心里痒痒着迷。在他小小的心灵里，就已经滋升着“唯有读书高”的念头了。

小吴穷每天早上趴在学堂的窗台外，看似漫不经心地玩，其实他是在用心地听。他也学着按顺序跟，从《百家性》一本本跟起。早上听了先生给学生上的书，白天就背，为了验证自己背的书对不对，晚上又到与自己要好的孩子家里去串门儿，他坐在人家孩子身边，看人家温书，有的孩子较笨，白天先生教的书到了晚上又不会了，经他在旁边一提醒儿点拨，就又会了。时间一长，孩子们都知道小吴穷心灵记性好，都愿意叫他来家里串门儿。那时私学堂时兴老师打学生，背不下书要挨板子，有几个学生经常挨打，自从有小吴穷从旁点拨就不再挨打

了，不仅是学生，连家长都感激他，因此小吴穷在村中迎得了很好的人缘儿。这样一来别的孩子念到哪儿他也跟到哪儿，而且背得滚瓜烂熟，他便成了学生们的校外书友。

然而，小吴穷对这种不交学费，也能念书的办法并不满足。他认为只有双脚迈进学堂门槛儿，站在先生面前耳濡目染那才算真正的读书。

为了实现上学念书的目标，小吴穷真是费尽了他那小小的心机，最后他与妈妈商量好，春夏揽几头猪放，挣点钱和粮好在冬季上学念书。果然这招儿还灵，每年他揽了六七头猪放一季子，挣下三斗多小米，除了交冬季学费，还够买纸笔墨砚之用。于是在春夏季节，他每天早早跑到学堂听先生给学生上书，然后就去放猪。晚上去学生家听人家温书，验证白天放猪时自己背的书对不对。

那年冬学一开始，小吴穷到学校去交学费要念书，老师一听有点犯难，因为那年上冬学的只有他一个，又得多开一堂课。这私立学堂不分班级，以书划档。念哪本书的就和念那本书的在一起上书。老先生想这吴穷跟谁也挨不上，收他吧真有点累。不收他吧，看这孩子挺有出息，也很聪明，听说他家很贫困，是自己挣学费供自己念书。老先生想这也真算是个有志男儿了，平时乡亲们都传说这孩子智慧、智力超群，看这孩子相貌也确实不凡，老先生出于一种慈善心肠，就破例收留了他。

年仅九岁的小吴琼，自己挣学费，供自己上学，在靠山集村轰动了，简直成了一桩奇闻！

冬季开学这一天，小吴穷抱着一摞书来上学，老先生说你

先拿一本《百家姓》就行了，干吗拿这么多书？

吴穷说：“不，老师，我想从《论语》学起行吗？”

老先生听吴穷说要从《论语》学起，有点愣了，惊讶地问他：为什么不从头学起？以前那些书呢？

“从《百家姓》到《中庸》的五本书，我都学会了，老师，我愿背给您听。”吴穷毫不犹豫地向老师表示。

老先生打了一个沉儿说：那你就背给我听听吧，老先生有点将信将疑。

吴穷把五本书缓缓地放到先生眼前的桌上，转过身，从《百家姓》背诵起来，他口齿伶俐，背得有声有韵，字正腔圆，句句朗朗上口，真好像唱歌一样，他完全像个熟练学生的姿态，让老先生越听越觉得惊奇，心说：平日是看这孩子窗外旁听，怎么也想不到他比上了一年学堂的学生还熟练，莫非他真的是个才子！神童？司马老先生，看吴琼这么乖伶，便因材施教。

教私塾老师都兴提书。提书是为了验证学生对念过的书，熟练程度和记忆力，比如说学生从《百家姓》刚开始背起，老师一下提到《三字经》上的某一句，你就得接着那句背起《三字经》来，然后老师又提到《大学》上去，你就接着背《大学》，为了考验学生的背诵能力和精练程度，老师还要从前面提到后边，又从后边提到前边，再从这本书提到那本书上去，反复折腾几遍，然后才能断定这学生对已念过的书熟练程度。

吴穷通过对五本书的背诵，得到了老师的认可，看出他确实是个智力超群的孩子。他为了与学《论语》的同学同步，他主动向老师提出可以与读《论语》的同学一同从《公冶长第

五》学起（因为别人都念到这儿了），前边的四章自己也能背下来了，老师一边点头，一边仔仔细细地端详着这个小吴穷：啊！可真是一付帅哥的容貌，富人家子弟的态子，怪不人家形容他长的盛过宋玉潘安呢！只可惜生在了一个穷人家，就因为这个，他爸才给他启了这个吴穷的名字？老先生说：不妥！不妥！多好的孩子呀，怎么能一生不离“穷”字呢？

一天，老先生把吴穷叫到他跟前说：我给你把名字改个字吧，把那个“穷”换成这个“琼”可乎？

吴穷一听有些为难，就向老先生解释，他爸给他起这个名儿的用意，老先生摆摆手说：穷，非一人或一字之过。穷因亡国而穷，穷是因国人人人心不齐而穷！似尔之才、之貌、之智、之志，应是做大事，享大福之人，何让一个穷字不离身呢，这也太可惜了吧！我把你那个“穷”字改为这个“琼”字，岂不美哉？老师一边说一边往纸上写，别看吴穷小小年纪，不仅颇有心计，还深明字义。他想了想说：我愿尊先生之命，从此，吴穷便改为吴琼了。

教私塾的老先生复姓司马，单名一个公字，平时没有人呼其姓名，无论学生或家长都用“老师”或“先生”的尊称，据说他是司马迁后裔，可老先生从不张扬自己的家世。但从老先生的学问功底和言谈举止，能看出他的来历不凡。只是说话好之乎者也而已！也因他是外乡人，对本地人情世故知之甚少，加之社会处于战乱时期，他平日里除去教书以外，总是少言寡语，基本上不谈论国事、社会事。但是从他的行为举动上，能看出他是一位爱国者。

此时，小日本到处疯狂侵占中国领土，因为中国人的强烈

抵抗，形成到处是战场。仗越打越激烈、解放区的人民，无论男女老幼，都自动投入了抗日斗争。连小孩子们也都建立起自己的组织——儿童团。靠山集村的儿童们，都一致拥护吴琼当儿童团长，说他人小志气大，胆子大，智慧多。一般情况下，老师是不欢迎他的学生们参加校外组织和什么活动的。可这位司马公老先生，对儿童团的活动不拦不挡，而且他还向学生们提出：“念书为救国，救国要念书”的号召，因此，儿童团的活动都不瞒着他。因为活动耽误了课程的，老先生都插空儿给补上。

这小吴琼九岁就当上儿童团长，他不负众望，那时村里经常来游击队或武工队，他就模仿他们的行动，教儿童团员怎样防奸防特和捉特务，平时村里一来游击队或武工队，村口由队伍上的人站岗放哨，吴琼就带领儿童团员到村外远处去放哨，这样遥相呼应，就能够确保军民安全。

一天，武工队又来到村里，小吴琼照例带上一名儿童团员，到离村一里以外的路口去放哨，只见远处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，向这边走来，他们断定这不是个好人，便机智的隐蔽起来，待那人走入他们的埋伏圈内，两个儿童蹭蹭地跳了出来，大喊一声：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动就扎死你！两只红缨枪从两边紧紧顶在那个人的腰间，这突然的喊声，把那家伙吓坏了，只好哆哆嗦嗦举起了双手，口里连连说我不动！我不动！说时迟那时快，小吴琼手疾眼快，上前一步从那人腰里取下了他的盒子枪。

“走！跟我们到村里去。”两名儿童团员齐声吼道。

那家伙心想，这小孩子真厉害呀，看来我要一动，他们一

准给我来个大放血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走就走，我先不跟你们孩子一般见识，见了大人我自有办法蒙他们。于是那家伙举着手往前走，他没想到，一到村口，就遇见了持枪站岗的武工队，这下他傻了眼。武工队长一看那人，正是杀害我两名村干部的特务赵阿狗，早就想捉他没捉到，不成想今天让儿童团给捉住了。当天晚上，天一黑，他们就把这特务押到县城东门外处决了，在他身上盖了一张纸，上写着“这就是当汉奸特务的下场”！十一个大字。从此，在靠山集一带流传着“红缨枪”下“盒子枪”的故事。可这都是鬼子汉奸给逼出来的。

在那个年代，连小孩子都盼望着过个没有敌情的平静日子，好安安静静的念书，可偌大个华北连一张平静的书桌也没地方放，一天平静的日子也过不上，看小日本那精良的装备，气势汹汹的样子，好像不吝下整个中国他们是不会死心的。那年月对没有枪声、没有战争的日子还是个奢望。

不料想，没过多少日子，这天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，（这里知道晚一天），突然传来小日本投降了的消息，开始人们不敢相信，没过几天只见八路军大部队，一个劲地往县城里开，说是去投降！在这支队伍中，有吴有才带的一个连，他是连长。在村口他们那个连稍事休息十几分钟，吴有才跑步回到家里，看了他媳妇一眼，说了几句话，他听说儿子正在上学念书，他很高兴，说这回好不容易消停了，就让孩子好好念书吧！乡亲们从吴有才口中证实了小日本投降的消息是真的，靠山集村男女老幼立刻都欢呼雀跃起来！

随着八路军大部队的进驻，县城里也正式挂出了顺昌县人民政府的大牌子。人们都说，这回可太平了，乡村按区域建起